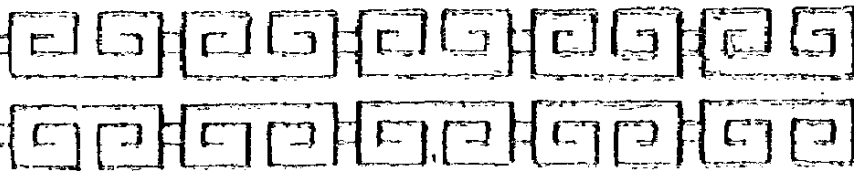


大 楚 報 快 讀 文 庫

第 六 號

秘 書 陳 岫 和 他 的 朋 友

關 永 吉 作



贈閱



六



☆庫文讀快報楚大☆



秘書陳岫和他的朋友

關永吉作

秘書陳岫

陳  
秘  
書

- 一、扣電影院發生不幸事件捐款國幣十元〇角〇分
  - 一、扣刻懷中印一個國幣十元〇角〇分
  - 一、扣吳興漢國幣五元〇角〇分
  - 一、扣煤油十二斤國幣五元〇角〇分
  - 一、扣人壽保險國幣一元〇角〇分
  - 一、扣日華俱樂部會費國幣一元八角二分
- 共扣國幣二十五元八角二分

秘書陳岫打開發薪紙袋，第一張便抽出附在裏面油印的條子來，紙條子印好沒有多久，粗糙而醜劣，發散着油墨的臭氣。

「一個月勞動的代價！」他向自己說：「可是這個吳興漢是誰呀！」

坐在他對面的科員沒有作聲，那人小心謹慎，從來不觸惹別人，除去光滑的禿頂有時惹起同事的好奇之外，幾乎沒有人注意他的存在。他已經在這桌面前坐了七年，這時候正在用力的抄着一些甚麼。

「扣了二十五塊八角二分……」這一回是陳岫正面的探詢他的隣人，他扣着寫字臺向

科員問道：

「喂！你知道這個吳興漢嗎？」

禿頂科員停了筆，他預備站起來；恭敬而且謙遜的聽上司吩咐。

「給吳興漢送了禮，吳興漢是作什麼的呀？」

「吳興漢……」

科員也打開薪水紙袋，按照每次的例，他回家才敢公然把這個奇異的命運封筒弄開。他戰慄的抽出扣款單子來，那上面印的是：

「扣吳興漢國幣二元〇角〇分」

「吳興漢……」他吞吞吐吐的回答說：「名子可是怪熟，是那一科的呢？……好像



不知道是那科的。」

禿頂科員很抱歉自己的答覆不能使人滿意，便補充說：

「如果祕書扣五塊錢的禮，科員就扣兩塊……」

陳岫憤懣的吼道：

「我要出五塊錢的禮，可是我到這廳裏來才一個月，而且我不知道吳興漢是怎樣的貨色呀！」

這時候有一個多嘴的青年湊過來，他很自信的向大家報告，說這個吳興漢是祕書處的職員。

「你沒有把名子看錯麼？田邦振先生！」辦事員劉傑不快的阻攔着他的談話，「我知道得詳詳細細，祕書處從來就沒有過姓吳的，……你數一數看罷！主任祕書劉健，健是單立人健康的建，……可是和我沒有關係，並非本家，……主任祕書以下……，就是前任省長在這裏也沒有過姓吳的呀！」

「也許我記錯了，」田邦振痛苦的應付這意外的挫折，「吳興漢先生或者是建設廳的職員……」他爲自己辯護，而且用手抱着腦袋，以表示他的確有過根據，「我是聽人說過，

說有一位吳興漢先生，好像在前幾天結婚，不，也許是生了小孩，……總而言之吳先生遇到過一點什麼事，於是……」爲了移轉這個話題，他忽然問道：

「你們都領到煤油麼？」他轉向陳岫，「陳秘書也領了煤油麼？」

「我沒有領煤油，」他很冷淡的看著這個青年人而且把扣款條子撕得粉碎，他像問誰似的喊叫道：

「我領煤油有什麼用處呢？我寄宿的地方是有燈火的呀！」

「可是煤油是值錢的東西哩，」青年聰明的解釋煤油對於省政府職員的價值，興奮的用手補足他的意見：「如果賣給舖子的時候，一斤是五塊錢，可是賣給鄉下人，就是六塊零五角……！所以」他轉向大家，「二十五塊……這是秘書處給我們的津貼呢！」

劉傑頹然退回自己的位子去，他像傷寒症患者似的失神的呻吟道：

「話是這麼說，可是煤油，我一年也沒有看見過煤油……你扳起面孔來的時候，人家也是笑瞇瞇的，……你看，人情世故麼……」

大家都爲這不快的唏噓很掃興，辦公室像廳長進來視察一樣，變得沉寂而嚴肅，所差只是除掉禿頂科員以外，都沒有拿起自己的工作而已。秘書陳岫對於煤油問題毫無興趣，他歇



斯底里的抽着烟捲，狠毒的咀咒着這一羣終日爭吵的傢伙。

「畜生！你們爲的甚麼？你們吵罷，吵罷，可是結論……結論却永遠也沒有，就像小桂花要嫁給稅局長還是要嫁給社會局長一樣，你們永遠也沒有結論。而結果必然的又是那一個問題，錢，糧食和女人，你們，就是這樣的畜生……」

可是這時候他忽然想到了自己。在寫字檯的玻璃板上，發見了一個顏唐文弱的影子，一個月的光景，他便也消沉了這麼許多，其實是無可如何的事啊！

剛剛離開大學，在江湖上跑了兩年，自以爲遭遇了點不大平凡的事，而且折磨了銳氣，還把自己看成具有英雄性格的陳岫，又深感到自身的悲哀了。和自己的願望根本違反，寄身在這個狹的籠裏，和自己裝在一塊的是腐爛的馬鈴薯，冬瓜和芋頭，這是什麼生活呢？……這麼活下去有什麼意義麼？

一安靜下來，學生時代憧憬着的那些夢想就又重新映現在他的寂寞裏，他還清清楚楚記得最後一次他在民衆大會當代表講演的那篇演說。真是人生若夢啊！他總感覺這辦公室有一種氣壓，逼使他趕緊退出去，不然就要被壓碎或擠爛；這種心情自然也不是今天才有，第一天作官，就對着鏡子自嘲說，「看在五斗米份上，先幹回薦任職的秘書罷。」還抽出一冊紅

格本子，題了「養晦軒坐官日記」七個大字，預備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可以隨便寫一點甚麼。這一個月，他天天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想頭，那時候他便抽一支烟，喝杯茶，一定神便打斷那些無邊無際的思緒，可是今天好像忽然喪失了這種抵抗的力量，他望着那些已經完全消失了人性的同僚，不知道要怎樣才好，看看廳長還沒來辦公，大家也多打盹，他便給主任寫了一張條子，請假半日。

走出辦公廳他才開始想怎麼消磨這個下午，他知道這個小城的假日，也是毫無興趣的。——守衛向他敬禮，他都沒有理會。

## 煤油問題

「你沒有帶回煤油來麼？」

和秘書陳岫住一塊的歐陽文雄不等秘書脫掉上衣就焦急的發問了。——我們姑且認定他的名字是歐陽文雄，——秘書的朋友是個怪人，至少在一班人看來是個怪人。他沒有固定的住所，職業，和姓名，誰也不知道他在作什麼，可是他確在作着什麼。

當陳岫就了祕書的職務沒有多久，有一天在海子邊散步的時候，忽然被一隻有力的大手抓住，那人毫不客氣的搖着他的臂膀，親切的吼道：

「陳岫！還記得你的老朋友麼？」

祕書大吃一驚，他從北京躲到這個有山的省城來，總共也沒有幾人知道，可是鬼使他遇上這個漢子，他很快便看清眼前站着的這人，正是學生時代用拳頭逼他念書的，那教訓他作一個有思想，而且引誘他參加這個那個運動的傢伙。有一回半夜裏由一個集會出來，陳岫爲他的朋友的演說大大的感動，他說：如果我是個女人，真想抱起來吻你呢，你給我的啓發太多了。讓我知道愛，而且有了熱情……。就是那個人，好像已經有五年沒有見面，在這個時代裏，誰知道誰在活着還是死了呢？祕書陳岫抱着他說：

「是你麼……？」

「我現在是歐陽文雄，」不等他叫出名字，怪人就搶着介紹他自己的一切，「收買破爛麻袋的商人，一個很安分的國民，你的好朋友……」

「你住在這城裏嗎？」

「我，……自然是住在這城裏……你在這城裏遇見的人都住在這城裏……」他很不客氣

的要求道：「如果你待我還和從前一樣，我可以作你的客人麼？」

陳帥知道他朋友的皮氣，他慨然允諾招待這個怪人，他說：

「大南門街棉花巷，一個有槐樹的院子裏，門牌是……」

「我已經知道得很詳細，」自稱爲販賣麻袋商人的歐陽說，「我已經去那裏看過一次了，……今天我們晚上見面吧。」

「你還是那麼毛毛草草的嗎！」秘書陳帥驚訝的道：「你什麼時候知道我過這兒來的呀！」他看着那個眼睛永遠像哲學家一樣安靜的漢子，懇求他說：

「我們不好去喝一杯咖啡麼？……想不到現在這省城裏也開設了乾淨的茶館，這兒有一家出色的海濱茶房，……而且……」

「我是那麼閑散的人嗎？」歐陽文雄用力的搖着秘書的手：「我有許多生意要去接洽呢；這兒不出產麻袋，可是公司指定要我在這兒收買……咖啡，也不過就是讓姑娘坐在你腿上喝酒……我晚上可以和你談談，」他望着秘書的臉，「你頂好給我預備點滋養的點心罷。」

古怪的漢子匆忙的走了，秘書陳帥在上班去的路上想：「這傢伙不會是應酬我罷！他熟

悉這個省城麼？他是廣東人。」

可是回到寓所的時候，便發現已經有人開了他的房門，收買麻袋的商人坐在他的桌子前，吃力的翻檢一堆破舊的洋書，他看了半日才知道是一本講化學的著作。都是一些爲他所不懂的符號。

「這是我所有的全部行李，」歐陽文雄向秘書介紹那些驚人的巨著；「我搬來和你同住，你不會討厭我麼？」

秘書沒有意見，也沒有熱烈的歡迎。

「可是我不會擾亂你呢，」商人委婉的解釋道：「我不會使你感覺不快，因爲我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念書。」他走近秘書跟前，「我考慮了半日，只有你這兒是最合適的了，……再好也沒有。」他虔誠的說道：「我正在研究一點甚麼，可是自己的根底不行，所以幹起來很吃力，不能安靜一點……而你這裏，白日有空閑的，……夜晚我另有我的工作……」

陳舫帶給他的朋友一包炸焦的「油布袋」，兩個人吃着香香的黃米點心，沒有一個願意多嘴，沈默的習慣是經過好幾年訓練出來的了。有許多話在熟朋友中間不必重複。

歐陽文雄抹着滿嘴的油，鼻子頭也發着亮光。

「你是在衙門打聽到我的住址麼？」

秘書陳岫困惑的擰着一個點心，他爲了把自己不致弄得太愚蠢起見，補充道：

「別人誰也不知道我的住處罷……」

「有這麼神秘的必要麼？我們都是外省來的光棍漢子呀！」

「如果有火放在上面烤烤就更香了，這是過年吃的點心……」他又揀一個「油布袋」到手裏：「二十二日你是和教育廳長由北京到這裏，第一夜便住進衙門的宿舍，可是已經夜裏十一點，你卻跑出來在萬壽街迎賓旅館開一個房間，唯一的解釋是你要見識見識省城的女人，你招呼了一個叫作秀英的姑娘陪你過夜，她告訴你說家住在候家巷利市營二十二號，你要到她家去喝茶，她拒絕了。……第三天你無心中發現她是龍王廟街第一食堂的侍女，於是你每天到第一食堂吃午飯，第八天你託人在棉花巷找到寄宿的房子，你又表示離你上班的地方太遠，以後……」歐陽文雄自信的笑道：「便不是這樣的麼！」

秘書陳岫被人揭穿秘密，臉紅着很怕羞。他說：

「你有必要知道我這樣詳細嗎？而且一個人的心情，當作着旅客的時候……」

商人安心的吃着「布袋」，用手勢按壓秘書的憤懣：

「你要知道我的業務是多方面的呢！除去收買麻袋之外，也還作點別的事情，……比如現在就學點化學的知識。」他反攻道：

「你的事情怕別人知道麼？我是你的老朋友，當然要關心你的行動呀！除此之外毫無理由……我只是隨便打聽打聽的唄！」他忽然放下「布袋」叫道：

「我們的行動一定要秘密起來麼？有甚麼違反道德和人性的行爲麼？」

秘書沒有方法對付歐陽文雄，在六年前也沒有，那傢伙是個怪人，是個只管別人而不管他自己的怪人。

當他問到煤油的時候，陳肅說：

「這是必需品爭取的嗎？我們又沒有洋燈，誰也用不着煤油，而且也正不知道庶務處用什麼方法分配煤油，」他不屑於考慮的回答道：

「煤油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呀？」

「煤油對我們有用處！」

把頭埋在書堆裏的商人沙啞的叫道：

「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戰爭，……今日的戰爭，便是石油的戰爭，也就是和煤油一塊

「由油田汲取的那些液體的戰爭。」

他站在屋子中間，像對民衆大會的衆人演說，他伸出手臂來表示他的意見的正確：

「……比如說，四十五噸的戰車是用多少石油來維持的？六十噸的超重戰車是用多少石油來維持的？轟炸機，戰鬥機是用多少石油來維持的？機械化部隊是用多少石油來維持的？……」

「……這是個數字上的問題。」

他像個學者一樣，數着左手的手指：

「蘭印在一九三九年石油生產量是六千一百五十八萬巴來羅；而羅馬尼亞的產量最高竟達到了八百四十萬噸；可是匈牙利，克拉克，奧大利亞，法蘭西，捷克斯拉夫，這許多地方才不過生產六十四萬噸；而今日的戰爭消耗，每月卻要用二千萬噸……」

「然而這和我有甚麼關係呢？配給我五斤煤油，誰也不知道哪裏有五斤煤油，……我們在這兒作戰是用麵包當武器，不是用的煤油……」秘書陳肅冷淡的說：

「你要拿我的煤油去打仗麼？」

「那是另外一件無聊的事，」歐陽文雄興奮的在屋子裏踱着，蹣跚而狼狽，有如一隻病了的鵝。他向秘書喊道：



「我們第一個問題是先要知道石油和戰爭的關係，石油怎樣決定今日戰器的性能，」他用拳頭敲打桌子提醒被他教訓的人：「所以我們……」

秘書陳岫現在對這些問題不發生興趣，他從前對此追逐過一個時期，用心的研究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問題，那像一股煙，一陣輕風便飄飛了，辦公廳和石油問題並無關係，在等因奉此裏找不到「爲戰車需用石油事」的摘由，他倒是爲一些別的問題苦惱着，他向歐陽文雄說：

「歐陽！我現在很煩，我們去喝一點什麼不好麼？」

歐陽文雄仍舊埋在書堆裏用心抄那些圖表。像詩人的長頭髮蔽過他半邊臉，直如一堆襯在椅子裏的棕毛，臉消瘦而眼睛灼灼的發光，簡直是一個鬼魅。

陳岫拍着他的膀子，誘惑說：

「文雄，我今天發了薪水呢？而且，你不也是應該吃一點滋養的東西了嗎？」

## 女侍秀英和第一食堂的煩惱

第一食堂樓上的雅座佈置得幽靜而舒適，臨街窗下紅木的茶几上有碩長的仙人掌，盆栽和精美的茶具，壁間是白石山人的魚的立幅，雖然一看便可斷定是北京的偽作，然而也沖淡雅緻，仙骨不俗。在另一角落，擺有吸食鴉片煙用的烟榻。

「你看人們在怎樣生活，」秘書陳岫拉着他的朋友，「人們都是畜生呀！你以為他們是到這兒來吃飯嗎？他們是到這兒脫掉衣服。顯露野獸的原形，而赤裸的滿足他們的慾望，對於飲食和對於女人的慾望。」秘書憤懣的坐在烟榻上。

「這就是他們的證據，」他指着烟榻向歐陽文雄說：「荒淫而無恥，到這兒來了，痛苦的呻吟着，把酒灌進肚子裏去；罵着伙計，浪費一切物產，山上和海裏的。於是躺在牀上，吸食自殺的鴉片，高聲的批評起國家來……」他悲哀的叫喚道：「這就是人的生活麼！」

販賣紙袋的商人沒有回答，他安心的嗑着瓜子，把黑瓜子皮在白色的台布上擺成一個「？」號。

「人類就是這麼生活，」秘書接着發揮他的見解，「彼此欺騙，侮辱，利用，引誘，……毫無理由的作着一切猴子也不作的蠢事，而最大的目的，是能奪取金錢和權利，然後用這兩種工具，來滿足自己的慾望，玩女人，抽鴉片，喝烈性的酒，並收買高價的補藥。對於人

類，這一切都是必要的嗎？」

歐陽文雄用心的聽着這些出色的演說，他用嗑瓜子的姿態附合陳岫的意見。

演說的人很痛苦，他眼裏發洩着熱情的怒火，用手敲着烟榻的把手：

「你想想看，和我們同在一個樓上，有人講着烟土的買賣，有人商量價錢出賣他的朋友，也有人作拐騙女人的交易，而且，這些人都是紳士，名流，有地位有聲望的人物，同時，也是慈善家，……電影院塌倒房屋不幸事件他們都捐助了一塊錢或者五塊錢的救濟金……：……在這兒是強迫女招待賣淫，又給她們不夠生活的報酬……：……」

「我看你快變成過激份子了，」歐陽文雄嘲笑這個興奮的青年人說，「你不為你的演說而感到某種危險麼！」

「我不是過激份子，」秘書陳岫回答他的朋友，「如果你一定要我表示態度，我實在比較的接近虛無主義，單純的虛無主義，不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虛無主義……：……因為我對人生這事發生很大的懷疑，我們跋涉於這污灰的泥濘中間究竟是爲了什麼目的和什麼理由呢？莫非人類有受苦的義務麼？」

「那麼你的結論是……：……」

「我的結論是死。」

歐陽文雄看着這個可憐人，他一點不作做而且也沒有恐懼，像勇士逢臨或然的不幸一樣，臉色充滿了自信和嚴肅。商人爲這種堅決的神情嚇了一跳，他喊道：

「呆子，你瘋啦？」

「我沒有瘋，我只是失望了，」秘書陳岫喃喃的陳述道：「對人類失望了……我現在作着教育的工作，可是你看看衙門裏這些人，卑污，膚淺，不學無術，而且目空一切，他們整天敷衍的混過辦公時間，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五斤煤油的爭執上，他們連道爾頓制是什麼也沒聽說過，而且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是在作什麼，是在給誰工作，爲什麼生活……」

這人已經發洩完了他的聚鬱，他很安定而且暢快了，他走近商人跟前。苦笑着說：

「苦悶殺害了我，然而我是可以用手槍把自己打死的人嗎？我不能忍耐在辦公室那一切醜惡的形象……跑到這地方來，是變相自殺呀！」他搶着說，小聲的：

「……我不是熱情的人麼！有一個改革本省教育現狀的計劃，把草案交給廳長，廳長說，我們來作官，混一天算一天罷……誰知道能呆多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年青人作事總是好臉，可是有什麼用處呢？」

他忽然歪聲歪氣的唱道：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飄泊到哪鄉

……

他大聲招呼說：

「二號還沒有來麼？」

「來了——」

進來一個女人，毫無理由的用手帕掩着嘴唇，她在表示她的愛嬌。

人們訓練她打情罵俏，越是野蠻才越顯得可愛，她粗暴而且失禮的叫道：

「怕掉了魂哪！口口聲聲叫我的名子！」

一面又跑到歐陽文雄那裏去倒茶。

「人們都有自己的哲學，」歐陽說：「就像三號女侍秀英一樣。虛無主義不過是個名詞

而已，什麼是虛無主義呢，誰也不知道，你能說出來嗎？」

秀英奪過秘書陳帥嘴里的紙烟，而且把烟圈噴在他的臉上。

「我不能具體的解釋，這是生活的實感。人們都願生存，而不情願滅亡。」

「如果寄身於滅亡之中，便感覺不出生存的重要了；」歐陽文雄說，他一面把坐位移近陳帥，「必需是須要生存的人，才肯去掙扎生存，吃飽了筵席，只想喝濃濃的醇茶……我以爲，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嗎？」

女侍看着這兩個神經質的青年很奇怪，不談交易也沒有說到上司如何，她發呆的望着面色蒼白的秘書。

「我自然不能反駁你，」他說：「可是我懷疑的是更廣闊的人的理性，你能打聽我的住址和行踪，自然並不是因爲你認識我。……可是我們衙門的吳興漢，大家爲他扣了禮金，然而他是誰呢？作什麼的呢？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呢？誰也不知道。」秘書撫摸着女侍的手，接着說：「在人和人應有的關係上說起來，這不是很可懷疑的一點麼？」

商人沒有作聲，他望着秀英的眼，是一雙很大很清朗，很惹人喜歡的眼。

「比如說生活的意義，我們如果問問秀英的話……」

「你問我爲什麼作事，還是日子怎樣嗎？」她轉向秘書陳帥。「我不作事怎麼辦呢？爸爸娘娘弟妹妹都依靠我一人吃飯，而生活，又是這麼困難，……我的家裏不能作出整桌的筵席呀！」

她忽然向歐陽文雄說：

「掌櫃的，你說他向你說的話是不是多餘，……：……在這裏明知故問，裝瘋賣傻呢！」

「我信你的話，」歐陽文雄回答道：「沒有考慮的價值。」

當女侍出去的時候，秘書陳帥嫉妒的問道：

「你早認識秀英麼？」

「沒有。」

「我以爲你很早就認識，而且以爲連我的住址也是由她這裏打聽去的哩……一個可愛的小女人。」

歐陽文雄沒有認真的辯駁，他只是嘆息的說：

「生活在腐爛的生活裏的人，生活也就腐爛了。」

## 吳興漢之謎

扣款單所揭示的事項使辦公廳的人們困惑而騷擾，大家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和各種各樣的揣測研究，這突如其來的事實，電影院發生的不幸事件，吳興漢的禮金，而最終歸宿到煤油下落問題，秘書，科員和辦事員，大家喝着熱茶，反復辯論和爭執。

「如果報紙發表這樣的消息就好了，」辦事員劉傑失望的放下當地的小報發表他的見解，這人是個悲觀論者，而所有的知識都由小報販來，他在上班時間要一字不遺的念完當天的  
小報，然後向大家宣講。

「德國已經有了應付第二戰線的準備，……臨汾東關劉姓少婦，生了一個四隻手的怪胎，……喂！諸位有沒有興趣，要不要我來念一段，又是一個出色的清殺新聞……可是電影院不幸事件和吳興漢的事情，報紙却沒有發表……沒有發表！」

人們沒有作聲，沒有歡迎也沒有反對，他翻到第三版看那一面叫作「曉聲」的副刊去了，那裏第一篇文章在論小小香水的嗓子如何，這是個新來的女戲子。

副刊不能滿足劉傑的要求，他悲哀的把報紙折起來，疲乏的嘆息道：



「連報紙也是越來越壞了，什麼消息也沒有，電影院不幸事件爲什麼不登報呢？……報紙是作什麼的呀！我們每月要付出一塊七角錢的報費呢，一塊七角……」

這時候那個叫作田邦振的青年又忍不住了，他輕蔑的喊道：

「這樣的事情還用等報紙登出新聞來才能够知道嗎？這是必要的嗎？我們的腦子拙笨到這種程度嗎？像這樣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他其實也不知道究竟是甚麼事情，所以接着便咳嗽了一陣，運用他獨特的天才，把他的演說急轉直下：

「在報紙上儘登這樣的東西是浪費篇幅的。」

「你聽到甚麼消息了麼？」

秘書陳岫自昨天以來就苦惱着這些零零碎碎的遭遇，他想不到聽這些麻煩事，這些事和他有什麼關係呢？他對這些事付以最大關心有這樣的必要麼？他想什麼事情也不打聽，連秀英的事情也不打聽，而把自己關在隔絕的孤獨裏，如果有興趣的時候，燒點好香，念華嚴經和心經，一個人不擾亂別人，也別爲他人所擾亂。或者泡一壺上等的茶，埋首於自我修養，別人的事讓別人去管罷，而我自己，管我自己的事情。——這人在人生旅途上已經經過過多的折磨和試探，以他的年紀來說，不應當有這麼多的擔負，他說：「我對於人生知道得太多

了，太多了，」他知道了沒有呢？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有兩條路兩種人生態度擺在他面前，參加這些騷亂的人們的洪流呢，還是把自己藏起來？……像個虫孑一樣把自己放在一種孤獨裏和那安靜的，喝着熱茶的人們一樣的埋在一個角落裏，那時陳岫便如一塊寶石，也許還是一塊透明有着光彩的寶石，在一個密佈着蜘蛛羅網的角落裏發光。而且，就是不發光而僅有一點溫暖自身的潮熱也好！——然而，這時候有一個頑固的力量在推挽着他，使他徘徊往返於這兩路中間，焦燥而困憊，他很羨慕他的朋友歐陽文雄，他是一個商人麼？見鬼呀！他從來沒有說過收買麻袋的事情，而且貧窮得每天只能用白水泡一些乾饅，可是他有事請要作，每天匆忙得如一個五月裏的蜜蜂，自然誰也不知道他在作什麼，他自己也不宣佈是在爲甚麼，爲某一個人，某一個團體或某一個集團工作。「我爲誰作工呢？這是要浪費心機研究的麼？」他的朋友說：「作工就是作工而已，簡單的事情……」那人結實而愉快，毫無憂鬱之感。而我，祕書陳岫痛苦的呻吟着；「我是怎麼回事呀！」

他也羨慕那些在辦公室喝着熱茶的同事，多嘴的青年田邦振，辦事員劉傑，甚至那個爲所有的人都不重視的禿頂科員。這些人沒有靈魂，他想：却是安靜而快樂的，諸事無需用心，把公事抄在稿簿或公文紙上，月底領走自己的薪水，他們不知道在作了些什麼，那些公事對

社會對人類，對歷史有什麼影響，他們何必管那些多餘的事呢？而且他們也不知道那些公事都送到什麼地方去了，那是收發該管的事，而他們，只要有熱茶喝就好，茶水涼掉的時候招呼聽差重泡新茶，庶務科那個只有一隻眼睛的漢子永遠給買來必需的茶葉，只此而已。大家談談一些和自己全無關係的閒話。回家的時候，這些閒話就全部忘掉，他們的世界裏便只剩了老婆和孩子，——稍爲過份的想頭，只是希望能夠有機會升一級，或者能夠增加一點津貼，然而這樣的事情大家都埋在心裏，沒有一個當了大眾的面講，這好像是失禮的事。

可是他不是這兩種人中的或一種人，他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他幾乎報怨起歐陽文雄不該介紹他那麼些這個那個的書看，都是魔鬼一樣的書，看了使人心跳，而且使血沸騰的書，並且是永遠不能從腦袋裏挖出去的書呀！如果不念這些書，也許可以好一點，許多人不是都在愚昧然而却安靜的生活着麼！只有他在這一羣人中是個不幸的沉思者；而他又瞧不起那些人，「簡直是像豬仔一樣生活着的畜生們！」他批評那些沒有靈魂的盲目的伴侶，可是那些人稱他爲「哲學家」，有人向他招呼做「哲學秘書。」

有一次他問秀英：

「你知道這世界上什麼人最幸福麼？」

秀英不明白他的意思，她的客人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她都不能十分明白他們的意思，於是她便用力的捻一下秘書陳岫的手，而且嬌媚的送他一個眼波，算是答覆，——這是一種最得體而且最安全的答覆。

「有一個人，」秘書陳岫接着說，他其實無需等待秀英的答案，「我在北京認識一個人……」

他沉湎於回想之中——

「……有一個人，一個有着缺陷的人，……不知什麼原因使他變成聾子，所以也不會說話，不會說完全的話，見到生人的時候，他只能夠發出簡單的聲音——呀——呀——那是表示歡迎的意思，可是他的態度和儀表都很好，作事很有分寸，不使人討厭而且有一種特殊技能，他能用心畫圖，把所有的精力支付在他的工作上，畫精緻的地圖和複雜的圖表，同時他不爭執給他多少報酬，所以人們都喜歡他，他也很快樂……」

秘書陳岫像接近了那個幸福的人一樣的興奮起來，他站起來推開女侍秀英的手喃喃的說道：

「這個人沒有娶妻，他不向誰要求甚麼，也不向誰陳訴，而他自己，生活中就是他自己

而已，他自己便是整個的宇宙，所以他沒有積極和消極，也沒有悲觀和樂觀，而是一個人安靜平定的生活，不損害別人也不受別人損害……所以很少有痛苦，人類不是應該大家彼此平安的生活着麼！……莫非人是必要痛苦的麼！……」

女人熱情的愛撫着這個青年，如愛撫一個孩子，她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可以使這個好心的客人歡心，而使得客人歡心，是她的義務。

「比方說我如果自己問自己，」秘書說：「陳帥，你在爲了誰工作呀！我應當回答，我爲了人類。」他停了一停，「可是我沒有呀，我在爲誰工作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上司在月底發給我的薪水，我買吃的糧食，付洗衣的賬，在筍子裏喝酒，以後口袋裡便賸四角五分錢，於是窮到下月底發薪的時候，可是我爲甚麼這樣呢？這對於別人，國家，民族，或人類的將來有什麼好處呢？而且別人，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將來對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就爲這個問題所苦惱。」

秀英把他拖在烟榻上，並且爲他點燃煙捲，告他說：

「你可以不苦惱麼？」

「如果我不想這些事的時候就可以不苦惱了。」

「那你就想好了，」女侍很聰明的答覆他，「你不必要想呀！」

「我也希望能夠不想，」秘書抱歉的說：「自然不想是很幸福的，然而它讓我想，那些知識，見解，和鬼才知道的什麼人生觀世界觀之類，它們逼我忘不掉這些問題，讓我痛苦，憂鬱，惶恐和不安，我有什麼法子呢？」他把女人拉到身邊，接着說道：「你看罷！」他說：「我想不每天上這兒來，……自然你不要生氣，那個長頭髮的漢子商人歐陽說：你一定要到第一食堂才吃得飽麼？房東給你作的包飯你不能吃的麼？第一食堂也許可以去坐坐，然而不必每天每天去當遊魂呀！我也贊成他的勸告，可是等穿了大衣，一出房門就又走到這兒來了……這個城裏我一個朋友也沒有，你要我到那兒去呢？……而且下下館子是罪過麼？……就是這個道理，和我的思想一樣，」他望着女人，女人已經爲他瘋狂的態度弄得像一隻被人戲耍的毛虫，她在祕書的懷裏不敢掙扎也不敢像平日似的那樣放縱。爲感情捕捉了的青年說：

「人類不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麼？」

「你的朋友是一個怪人，」女侍秀英在他的懷裏站起來，生氣的道：「他爲什麼干涉你到我這兒來呢！」

「我麼，我麼……」秘書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發窘的道：「我只有來這兒喝點酒才好過一點呀！酒精能安慰我，使我忘掉一切的存在……」

女人體貼的招待着這個青年人，她媚聲的向陳岫警告：

「可是我也不許你多喝酒呢！我不能多給你酒，你一定會喝醉呢……你一定會喝醉的呀！」

過了半響，她嘆息道：

「這幾天買賣很不好，有好幾個老主顧都不能來了，想不到人生的變化會這麼快，」她看着陳岫吃驚的樣子：「你不知道電影院發生的不幸事件麼？死了許多人，整個房子倒塌了，有幾個老主顧沒有逃出來，埋死在灰土裏，也都是好玩好勝的青年人……」

秘書陳岫根據得到的傳聞，對這個問題很感覺興趣，他性急的問在那裏喝茶的田邦振說：

「你聽到了什麼呢！」

「我麼？」青年人一時想不起什麼有趣的答案，這人的消息永遠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的，從無根據，可是這一回他失掉了創造天才，於是訥訥的道：

「我也是聽到了一點，關於這事麼，據說是很秘密的哩……」  
至於吳興漢的事件，直到現在爲止，是一個謎。

### 最後一章沒有題目

秘書陳岫在宿舍裏遇見了他的朋友麻袋商人歐陽文雄，這人今天出門特別延誤了半個鐘頭，等他下班回來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

商人瞧見陳岫推門進來，焦急的在書堆裏喊道：

「已經有了什麼頭緒麼？那事情！」

對於扣款單刊載的幾個人生悲劇中的小情節，因而引起的感情的衝動，秘書陳岫已經在女侍秀英的溫存裏發洩盡了。現在他根平靜，和一個平常的人一樣，冷淡而且灑脫。

「完全聽到了，人們在議論呢，」他爲了使得他的老朋友感到滿足，便報告道：「電影院倒塌了，死了很多人，正是開演電影的時候呢，……」他說着，一點感動的意思也沒有，這樣漠不關心，他自己都詫異爲什麼感情會變得如此快速，「而吳興漢呢，則確是衙門裏的職員……」



「吳興漢不是你們衙門的職員，還會是鐵路公會的雜役麼！」歐陽文雄大聲的威嚇着，「你們這些人呀！和狗一樣，只知道自己而永遠不認識住在一塊的人們是誰……」

秘書陳岫爲蔽飾他的缺點——他實在不知道這個吳興漢是誰——，他補充說：

「一個人的事是重要的麼！電影院發生不幸事件，死了幾十個人，爲甚麼我們的注意力不應當集中到更大更重要的目標上去呢！……是一個人重要呢還是一羣人重要呢？」

「因爲你們不知道吳興漢的事情呀！」麻袋商人站在屋子中央憤懣而且激動。「我調查了三天，一切都明白了。都明白了，而你們對自己的弟兄，却沒有一點人類同情的關心。」

「……」

陳岫爲歐陽文雄作事迅速所驚，呆痴的坐倒在椅子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去調查了，用了我的精力，」歐陽文雄坦白的陳述一切經過，「因爲省城裏對這事情已經引起極大的注意，自然，電影院的不幸事件較比更爲動人，因爲是大家都可以看見而已經是聽見的事實。可是吳興漢的遭遇，在你們衙門……」他向秘書陳岫說道：「在你們衙門稍稍留心事情的人，也都非常的憤懣呢！」

春天的天氣還很媚人，這樣的氣候往往能够助長人們的情熱，秘書陳岫聽見這事情還有

許多曲折，便又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熱烈的要求他的朋友急速告他這故事的始末。

「這事情是很複雜的，存滿人間一切的不公，虛偽和欺詐，」歐陽文雄坐在桌子上，像開會時候的主席。

「我可以先向你說，……你已經知道，電影院在四月二十日午後四時四十分突然全部倒塌，那時候正在開演着電影紅拂傳，擠滿了人，老百姓和官憲，買票的和沒買票的……，在黑暗中突然發生了這樣的事件，沒有一個人來得及準備和逃亡，於是……受傷者，因傷而致死者，和當場就死掉的，——這數目還沒有發表，然而據一般人的估計，總數大概在一百二十人以上，也許還多一點，有一百五十人罷！」

他點着一支香煙，接着說：

「這時候要追究責任問題了，這不是一件小事，幾十條人命，……能够胡里胡塗的忘掉麼，其中有幾個人是很有點地位的，於是……。你們的吳興漢這時候站在上司面前，他應該替上司負一部份責任，他知道這電影院爲什麼要塌倒，當初人們向上司花了多少錢的運動費，保險九年，和爲什麼沒有出來警告他們停止營業，……可是這是衙門呀，他於是站在上司跟前，聽上司的訓誡。」

「他爲什麼不開口呢？這是一個謎。」商人有興味的攢着眉頭：「我於是調查他的家庭情況，這人的家族有七個人，除去女兒有點收入以外，其餘的完全要依靠他的薪水養活，所以，在上司面前，他戰慄而且憤懣。上司明白，他也明白，上司說，回去罷，不能難爲你，如果能够交付的時候，總爲你們想辦法，你們也不容易，可是……，上司把腦袋一轉，如果果不能交待那也就沒有法子唄，……」

「這人回來了，於是也病倒了，按照習慣他必要作這事件的犧牲，不然沒有法子結束，……所以他就病倒，而且也就，……」

這時候秘書忍不住了，他站起來高叫道：

「死了嗎？」

「是的，一直到要扣你們的禮金的程度。」

「人類的行爲永遠是卑污和腐濁，弱者一定死在強者手裏，誰也逃不出這個關口……」

。秘書大喊着說：「就這樣擠死一個無辜的人麼！」

「請不要興奮哪，」麻袋商人由桌子上跳下來，走到秘書跟前，低聲的說：

「還有一些更有趣味的事哩！吳興漢的女兒是誰呢？……這是我們這省城很少有人知

道的事情，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一食堂的女侍秀英，……你爲這事情吃驚麼！還有使你更爲驚異的事哩，……在都市裏常常有這樣的巧合，不過請你不要生氣，這秀英的情人之一——我不如說迷戀這女人的男人們之一，就是那位有名的上司……」

大家沈默了一刹那，秘書陳岫苦笑着問道：

「還有甚麼有趣的遭遇麼？」

「沒有，」商人說：「女侍秀英只要求爲這可憐的職員想個救濟的辦法，她說是她一門遠房的親戚，家境也很苦，——倒是頗爲倔強的女人，從來沒有說出過她的爸爸是誰，如果說了以後，大概要對爸爸的地位發生影響的罷，可是沒有想到……」

屋子裏空氣變得調合多了，秘書陳岫和麻袋商人歐陽文雄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陳岫打開窗子，有一陣洋槐的香氣飄進來，甜蜜而醇厚。

「你有什麼感想麼？」歐陽拍着秘書陳岫的肩膀，「對於這事件你預備怎樣盡你的力量呢？」

「我感到憤恨和憎惡，……對人類的行爲，則認爲過於卑污。」

「這就是你的結論麼？」商人把陳岫拉到椅子上來，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甜蜜的說道，——

——甚至連秘書也感到奇怪，「你就預備用這樣的心腸對付這件事情麼？你的辦法只是說說罷了，而我們是需要實際的呀！」

「要我去打抱不平嗎？」秘書陳岫哈哈大笑起來，「我有什麼方法付給別人什麼呢？我有什麼呢？什麼是我的呢？」

「你有熱情」，商人親切的說：「你的熱情就可以爲別人作一點甚麼，不過，我們不歡迎噁舌家，我們要真作的人，……你們最大的毛病就是坐在辦公室裏把一切的寶貴時光都說光了，而你們，毫無所得，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作呀！」他握着陳岫的手，那手在興奮的發着抖，「你以爲不是這樣麼？你肯不肯付出你的熱情呢？」

正擊中了秘書陳岫的病根，他臉紅着而且感動的戰慄着：「我遵守你的命令，只是，我怕我的力量太薄弱。」

他以爲歐陽文雄對他有什麼企求，什麼委託或什麼邀請，可是並沒有，那長頭髮的漢子只鄭重的說他想要辦一個茶會，一方面爲吳興漢的遺族募捐，一方面爲此次不幸事件的諸犧牲者哀悼。

「你看這樣子好麼？」

「這有什麼用處呢？這是對誰抗議麼！」秘書陳岫毫不滿足這樣的措置，「我們不能作點更爲有用的事情嗎？……誰能捐錢給遺族們呢？誰知道我們在追悼什麼呢？追悼對死掉了的人有什麼用處呀？」

「你說的很對，」歐陽文雄回答他的質問。「可是我們現在能作這麼一點，就作這麼一點；這一點對得住爲我們紀念的人，那時候就不算浪費！……這不是積極的戰鬥，然而却是消極的抗爭，讓人們看看這世界上還活着的他們的弟兄，也就是……」他堅定的宣佈說：「還有主持並且信賴正義的人！」

秘書陳岫爲他的朋友說服了，他想不出反對的理由，他只是倔强的反駁道：

「你以爲有許多人肯參加這樣的集會麼？他們肯去向偶像求雨，或是跪在禮拜堂祈禱上帝，可是他們不肯爲他們的弟兄犧牲一根頭髮，……或者更少，」他憤慨的說：「我見過很多了，可是如果給他們好處的時候，却都是勇敢的戰士。」

「我不否認你的見解呀！」歐陽文雄回答道：「可是我們要教訓人類，而且訓練他們，……像馬戲班訓練老虎和獅子一樣……，」商人用手作着姿勢，「這一回就要看你的辦法，你沒有力量把這裏的同事集合起來麼？他們和吳興漢有同樣的命運，而且，他們有力量可

以解救自己的呀……」

「……」

秘書陳岫沒有作聲。又是那兩種思潮在他的意識裏起伏，是向前一步呢？還是站在這裏不動靜觀呢？他痛苦的在屋子裏漫步，踱過來又踱過去，這是老習慣，爲他的朋友所熟知了的，他知道他又在激動了。

麻袋商人走過去抓住他的手，沉着的說：

「這就是一種不同的人生态度，陳岫！」他勸道：「我們必須作出來才算數，而一切議論，只是空談而已。……我去召集被難者的家族，辦公廳那一羣僵屍呢，你去。……說作，就作起來，地點就在第一食堂，時間定在星期日上午，大家都有時間，……而且，要當衆報告一切，讓大家來評評是非，……你以爲怎樣呀？」

「我贊成？」爲這些突臨的事件弄得興奮起來的秘書陳岫大聲的吼叫，並且舉手表示他的堅決，「你以爲我只是唱歌的百靈鳥麼！我是喝過生活的汁液的人呀！」

只有突來的故事才能使人狂熱，這樣的事情往往又會勾起潛伏的心事，秘書陳岫臉紅紅的像又恢復了十年前的老樣子，生命充滿而洋溢，混身奔洩着一股難以阻隔的熱流，他幾乎

很驕傲他不是一個平凡人，不是一個沒有靈魂，沒有思想的人，他甚至感到他週圍的一切，都在放光而溫暖。

他感激的抱着他的朋友，「這才是人的生活呀！我們要創造一個合理的，而且親愛的人的窩巢，……現在呢，是狗一樣的生活……」

以後的事情正如已經向讀者諸君介紹過的一樣，秘書陳岫又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裏，此外是多嘴的青年田邦振，辦事員劉傑，禿頂科員，以及沒有向諸君介紹過的和不必向諸君介紹的人們，以後是，自然諸君都知道，他們又有了辯論，而且一定是喝着盪嘴的熱茶。

### 作者告讀者

秘書陳岫和他的朋友的分別是非常淒慘的。

販賣麻袋的商人歐陽文雄離開秘書寄宿舍，並且搬走了全部行李，連他的化學書和一束報紙。他沒有告辭，和來的時候一樣，也沒有徵求主人的同意，只給秘書留了一張紙條，那上面用鉛筆畫着幾個大字：



「讓魔鬼割掉你們的舌頭，讓蛆蟲腐蝕你的手！」

旁邊有一行小註道：

「我爲了某種原因，不得不離開省城，雖然你們連個茶會也開不成，然而也仍舊盼你們努力。」

秘書陳岫很悲哀，他重新陷於苦悶憂鬱和不安。

爲了紀念他的朋友起見，他跑到第一食堂去喝了四兩白酒，可是這回陪他的不是秀英，而是一個胖得有點發喘的女人，由她嘴裏，才知道女侍秀英已經在兩天以前就告假走了。

「你也很好哩，」秘書陳岫認真的向陪他喝酒的女人說：「我很喜歡胖點的小姐，胖人  
不都是很有福氣的麼！」

（三十二年在北平）

# 關永吉著小說

新進作家集

秋

初

新民印書館版  
聯銀五元

華北文藝叢書

風

網

船

文化書局版  
聯銀七元

快讀文庫

苗是怎樣長成的

大楚報社版  
中儲一五〇元

南書叢

牛

大楚報社版  
中儲八〇〇元

南書叢

鎮長及其他

大楚報社版  
(即出版)

南北叢書  
**懷狐集**

一個戰鬥者無論在那裡他也不會停止他的進攻，即便他所遭遇的是那樣的微小和卑瑣。這本集子裡所收的都是血淋淋的戰場的紀錄，然而因為究竟還有光明面，所以也有溫暖，有談諧，有餘裕。另外幾篇文章是關於鄉土文學的，也可為研究淪陷區戰後文學發展的參考。定價一五〇〇元，有長萬言的後記，更屬可貴。

吳公汗著 ☆ 雜文集

快讀文庫第七號

**五四運動與文學**

黃文著

由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發展的經過，本書曾把它作了系統的報告，人的文學，平民文學，以及為藝術而藝術派與為人生而文學者的爭執，由此演變下來的普羅文學和現實主義的過程，也都源源本本寫在這本小書裡了。本書曾作為某大學的講義，完整可知。定價三五〇元，印刷亦佳。

大楚報社發行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 牛

## 關永吉著

南北叢書·中篇小說

這一部中篇，是關永吉氏的得意傑作，曾在華北得到過文藝獎，一  
致被公認為是鄉土文學中的出色作品。故事文情并茂，樸實耐讀，

現在經作者重新整理付印

，內容更見精彩，全書七

萬言，裝幀精緻，定價只

售八百元。

關永吉氏其他著作

苗是怎樣長成的

小說 (價三〇〇元)

鎮長及其他

小說 (即出版)

秘書陳岫和他的朋友

小說 (價五〇〇元)



大楚報社發行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胡蘭成先生近著

新評論叢刊

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

價六〇〇元

新評論叢刊

文明的傳統

價三〇〇元

新評論叢刊

中國人的聲音

價七〇〇元

快讀文庫

中國問題

(即出版)

南北叢書

今生今世

(即出版)

大楚報社

# 大 楚 報 社 新 書

## 新評論叢刊

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  
 文明的傳統  
 中國人的聲音  
 我所見到的中國  
 南北叢書  
 思念集 (詩集)  
 懷狐集 (雜文)  
 鎮長及其他 (小說)  
 牛 (小說)  
 奴隸之愛 (詩集)  
 某小說家手記 (小說)  
 招隱集 (詩文)  
 流言 (散文)

胡蘭成著 價六〇〇元  
 胡蘭成著 價三〇〇元  
 胡蘭成著 價七〇〇元  
 傅天行著 價七〇〇元  
 開公汗著 價三五〇元  
 吳永吉著 (即出版) 價三五〇元  
 關永吉著 (即出版) 價三五〇元  
 關永吉著 (即出版) 價三五〇元  
 高深作 價八〇〇元  
 袁四〇〇元  
 袁四〇〇元  
 廢名作 價七〇〇元  
 張愛玲著 價一〇〇元  
 張愛玲著 價一〇〇元

## 快讀文庫

1 苗是怎樣長成的 (小說) 關永吉作 價一五〇元  
 2 傾城之戀 (小說) 張愛玲作 價三五〇元  
 3 怒吼罷中國 (劇本) 王陵改編 (即出版)  
 4 組織就是力量 (論文) 大楚報社論 價三五〇元  
 5 與武漢市民同在 (論文) 大楚報社論 價四〇〇元  
 6 祕書陳岫和他的朋友 (小說) 關永吉作 價五〇〇元  
 7 五四運動與文學 (論文) 黃三文作 價三五〇元  
**知識叢書**  
 中國革命外史 北一輝作 苦竹社譯 價一五〇元  
 蒼氓 石川達三作 着俣譯 (即出版)  
 最新合作概論 楊偉昌著 價一五〇元  
 新 生 鳥崎藤村作 徐祖正譯 (即出版)

大楚報暨大三雜誌

聯合徵求基本定戶

大楚報每月國幣四千五百元

新評論半年國幣六千元

文學集刊半年國幣三千六百元

青年文化半年國幣二千四百元

聯合訂閱四種七折計算

聯合訂閱三種八折計算

聯合訂閱兩種九折計算

(外埠不收寄費，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訂閱處

交通路十八號 大楚報社經理部營業課

武昌漢陽分社

大楚報  
三大大雜誌  
五大叢書

青年文化  
新評論  
文學集刊  
(週刊)  
(半月刊)  
(月刊)

新評論叢刊  
南北叢書  
大楚報快讀文庫  
知識文庫  
太平洋叢書

全國唯一  
代表人民  
說話的報紙

# 大楚報

報導詳實 言論中正  
副刊活潑 定價低廉  
是中國人的聲音  
歡迎直接訂閱

大楚報  
社會服務委員會

救濟組：救濟貧苦被災民衆·散發棉衣現金口糧  
教育組：普遍武漢平民教育·舉辦講座研究學術  
保健組：保障市民公共健康·發動各種保健工作  
代辦組：代辦各地書報雜誌·供給大衆精神食糧

大 楚 報 社

營業部 漢口交通路 編輯部 漢口江漢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發行  
一—三〇〇〇冊

# 大楚報快讀文庫

第六號

## 祕書陳岫和他的朋友

定價 中儲券五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費

作者 關永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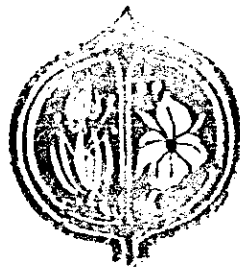
發行印刷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楚報社

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十八號  
大楚報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82

777734



大  
英  
海  
版